

神话传说与典籍中的 王母娘娘、织女与七夕节

1 惡人王母娘娘

西王母，简称王母，又称金母，俗称王母娘娘。西王母在古代被奉为月神。据古代神话记载：混沌初始，天地初分，元始天王与太元圣母阴阳两气生成了两位大神，一位是由东华至阳之气化生的木公，又称为东王公，另一位是由西华至妙之气化生的金母，又称西王母。东王公居于蓬莱仙岛，西王母居于昆仑瑶池，天上天下三届十方的男女仙人都由这两位大神管辖。西王母就掌管天下女仙。两位定期会见，根据仙人修行程度和品行道行商定位次。可见，西王母在仙界的权威之大。

在古代典籍中，西王母的形象不断完善，《山海经》里的西王母，是一个介于人兽、人神之间的图腾形象。据《山海经·西山经》记载：“又西三百五十里，曰玉山，是西王母所居也。西王母其状如人，豹尾虎齿而善啸，蓬发戴胜，是司天之厉及五戎。”玉山即昆仑山。从此可以看出，西王母是掌管瘟疫、疾病、死亡和刑杀的神，即冥神；西王母还是医药之神，掌管有不死之药。而在《庄子》《淮南子》《易林》里，西王母又成了一位得道不死的仙家和掌不死之药的月神；在《穆天子传》《汉武帝内传》《博物志》中西王母则是尊贵美丽、温柔多情、能诗擅歌的女王。

由于西王母特别受人信奉和膜拜，就连汉武帝也曾得到西王母的馈赠和指点，据西晋张华《博物志》记载：“汉武帝好仙道，祭祀名山大泽，以求神仙之道。时西王母遣使乘白鹿告帝当来，乃供帐九华殿以待之。七月七日夜漏七刻，母乘紫云车而至。”

传说，就是王母娘娘拆散了织女与牛郎。所以，王母娘娘也就成了婚姻方面恶人的象征。



2 织女星是天琴座最亮的星

其实，在神话传说中，织女和牵牛最初本是两个星宿的名称。据天文学家测定：织女星，也叫织女一或天琴座α，又称“天孙”，因和附近的几颗星连在一起，形成一架七弦琴的样子，西方文化称之为天琴座。牵牛星，即牛郎星，包括河鼓一、河鼓二和河鼓三三颗星星。河鼓二为牛郎星，即天鹰座α星。牵牛星在银河东，织女星在银河西，与牵牛相对，分别是天鹰座和天琴座的亮星。

在星空观测中，牛郎星是夏季大三角中的一角，它和河鼓一、河鼓三的连线正指向织女星。有史载，河鼓一和河鼓二是牛郎织女的两个孩子。我国现存最早记录农事历书《夏小正》中有载：“七月，……初昏，织女正东向。”即指七月黄昏，织女星正好升上一年中的最高点，在人们的头顶上清晰可见。而织女星与旁两颗较暗的星星，正好形成一个朝东方开口的阵型，正好可见东方的牛郎星。这些牛郎星和织女星的位置巧合，也为人们演绎牛郎织女神话，提供了基础条件。

关于牛郎和织女的传说，最先对牵牛织女星进行拟人想象的是《诗经·小雅·大东》：“维天有汉，监亦有光。跂彼织女，终日

七襄。虽则七襄，不成报章。睆彼牵牛，不以服箱。”意思是说，天上的织女，一天七次行路忙。虽然一天七次行路忙，却总也织不成美丽的花样。看那明亮的牵牛，不能来回驾驶车辆。这时的牵牛织女已经是有感情的星宿了。

牵牛和织女开始成为神，是在《春秋元命苞》中，说织女是神女。《后汉书·天文志》则说：“织女，天子真女。”《焦林大斗记》也载：“天河之东，有星微微，在氐之下，谓之织女。”

到了南北朝时，吴均《续齐谐记》记载：“桂阳成武丁，有仙道，谓其弟曰：‘七月七日织女当渡河。’弟曰：‘何事渡河？’答曰：‘暂诣牛郎。’至今云：‘织女嫁牛郎也。’”同时代任昉在《述异记》中则记载了织女嫁牛郎比较完整的故事：“天河之东有织女，天帝之子也。年年织杼劳役，织成云锦天衣。天帝哀其独处，许配河西牵牛郎。嫁成遂废织纴。天帝怒，责令归河东，唯每年七月七日夜渡河一会。”就是说，因为织女嫁给了牛郎，沉湎于甜蜜的爱情，耽误了纺织工作，所以受到了天帝的惩罚。

东汉后期《古诗十九首》中《迢迢牵牛星》也咏牵牛织女成为夫妇后而被隔离。

于庭中以乞巧。”此时七夕节又有了乞巧的说法，久而久之，七夕节又被称为“乞巧节”“女儿节”。

唐诗人林杰有一首描写当时民间乞巧盛况的诗，名叫《乞巧》：“七夕今宵看碧霄，牵牛织女渡河桥。家家乞巧望秋月，穿尽红丝几万条。”可见当时少女们乞取智巧、追求幸福的做法已经很普及。

3 织女飞天下凡

后来神话传说演变成了织女下凡，织女下凡与牛郎结为夫妻，并生下两个孩子。

那么织女的原型是什么样的呢？据晋干宝《搜神记·毛衣女》载：“豫章新喻县男子，见田中有六七女，皆衣毛衣，不知是鸟。匍匐往得其一女所解毛衣，取藏之，即往就诸鸟。诸鸟各飞去，一鸟独不得去。男子取以为妇。生三女。其母后使女问父，知衣在积稻下，得之，衣而飞去，后复以迎三女，女亦得飞去。”这也许就是牛郎织女的原型吧。在《搜神记》中干宝还把牛郎与织女双星，写成是汉代孝子董永夫妇的故事。

在晋代张华《博物志》中，甚至记载有人见到过牛郎织女：“旧说云天河与海通。近世有人居海渚者，年年八月有浮槎来去，不失期。人有奇志，立飞阁于槎上，多赍粮，乘槎而去。十余日中犹观星月日辰，自后茫茫忽忽亦不觉昼夜。去十余日，奄至一处，有城郭状，屋舍甚严。遥望宫中多织妇，见一丈夫牵牛渚次饮之。牵牛人乃惊问曰：‘何由至此？’此人具说来意，并问此是何处，答曰：‘君还至蜀郡访严君平则知之。’竟不上岸，因还如期。后至蜀，问君平，曰：‘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牵牛宿。’计年月，正是此人到天河时也。”

这个记载是说，有人乘着浮槎，一直到了银河，看到了牛郎织女，他却不知道自己究竟到了哪里，牛郎让他回来问成都的星相学家严君平，《汉书》记载严君平长期在成都占卜为生。严君平告诉这个人：“某年某月某日，我看到天上有一颗奇怪的星，出现在牵牛星旁。”严君平所说与这个人遇到牵牛人的时间相同。

据东晋王嘉《拾遗记》载：尧帝登位的第三十年，距今四千多年。当时西海出现了一艘漂浮着的巨大飞槎。常年浮在空中，绕行四海，十二年绕转一周。往复循环，名叫“贯月槎”。通过上述记载来看，浮槎和贯月槎都类似今天的宇宙飞船。在东晋葛洪《神仙传》中也记载了不少神仙飞行的办法：“或耸身入云，无翅而飞；或驾龙乘云，上造太阶；或化为鸟兽，浮游青云；或潜行江海，翱翔名山。”

所以，神仙都是可以飞行的，织女是仙人，她来到地球，要么是御风飞行；要么是乘坐“浮槎”降落。

4 七夕节的演进

使鹊为桥。”《西京杂记》：“织女渡河，使鹊为桥，故是日人间无鹊。”“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，俱以习之。”南朝梁宗懔《荆楚岁时记》则记载“七月七日牵牛织女聚会之夜。是夕，人家妇女结彩楼，穿七孔针，或以金银缕石为针，陈瓜果

图片来源：百度网

人物

很小很小的时候，生活的艰辛就像一片浓雾，一刻不停地笼罩着她们。患小儿麻痹症的父亲，带着两个尚且年幼的孩子，艰难地行走在人生的道路上。对于两个孩子来说，她们根本就无法想象，在这样艰难的日子里，已经失去母亲的她们，如果哪一天，父亲再也坚持不住，也倒下了，她们的生活将会是怎样的一个处境。

好在父亲一直坚持着，带着她们一直向前走。那份坚韧而又始终温暖的父爱，一直陪伴着姐妹俩前行，穷困，却不断在侵蚀着这个家庭，周云丽和姐姐上到初三的时候，家里已经欠下了5万多元的债务。中考结果公布，姐妹俩都考上了高

中。但是以这个家庭的财力，根本无法再供姐妹俩继续读书了。

这时候，一个特别残忍的选择摆在姐妹俩面前：两个人当中，一个人要回到家里帮助父亲劳动，挣钱供另一个继续读书。周云丽的姐姐对她说：“你的成绩比我好，你去读书，我去打工挣钱。”人生的命运，似乎在姐妹二人面前出现了拐点，从此以后，她们将各自走向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。

幸运的是，周云丽姐妹俩赶上了张桂梅拼命全力创办的华坪女高，成了第一批受益者。回顾当年，如果张桂梅听了别人的意见，哪怕是推迟一年创办华坪女高，周云丽和姐姐被父亲送到张桂梅刚刚创办的华坪女高，在学校门口迎接新生的张桂梅，给了姐妹俩一个拥抱。父亲一瘸一拐地把她们送到宿舍。

■ 希望出版社



《张桂梅和她的孩子们》节选

连载

87
陈洪金
著

■ 山西教育出版社



《折叠的时空》节选

87
赵树义
著

在哪道坡或哪条沟。幸亏听老邓的劝，换了一身迷彩服，否则一路荆丛阻拦，衣服东勾扯一下，西勾扯一下，即便不至于褴褛，也会开出几朵花的。老杨走在最前面，轻车熟路，若无他引导，就算不迷路，也会走许多冤枉路。老邓紧随其后，老杨看似不爱说话，却与老邓聊得热络，二人一路有问有答，不时有片言只语灌到我耳朵里。老杨养着几十只羊，时常到周边几条沟里放牧。我大声问老杨，这座山并不陡，路怎么这么难走？老杨答非所问，这些年，我是钻这条沟最多的人，除了来这儿放羊，就是给人带路。乍听他的话莫名其妙，仔细琢磨，意思还是明白的：这些年，除了牧羊人、探险的人和到此考

察的人，很少有人走进这条沟里，而老杨既是那个牧羊人，还是为探险的、到此考察的人带路的人。老杨看似思维跳跃，逻辑性却很强，我回头对广瑞说，老杨如果去写诗，或许是个好诗人。广瑞不明白我为何会这么说，冲我笑了笑，或许他也觉得我的思维太过跳跃吧。

初进沟时，流水游蛇般乱石间绕来绕去，每绕一道弯，便聚出一小片滩涂，滩涂里少则两三棵树，多则三五棵树，个头都不够高，枝叶却蓬蓬勃勃。越往沟里走，河道里的树越茂密，叶子似乎也比沟外的大一些、绿一些，流水却渐渐隐身。老杨告诉老邓，这条沟原本长满松树，沟里坡上，密不透风。

纪实